

虫工

本書作者致譯者電

親愛的曹靖華先生：

我懷着敬慕的心情，注視着你所正在完成的偉大的文化工作。我非常高興：連我的著作，在進一步的鞏固國際的文學聯系上，也能有所貢獻，並向中國的朋友們和文藝界的同仁們，致真誠的敬禮！

忠於你的W·瓦希列夫斯卡

一九四三年九月十五日莫斯科

譯者序

瓦希列夫斯卡 (Vesela Vasilova)，原籍波蘭，於一九一五年，生於波蘭克拉科 (Cracow) 城的近郊。父親是一個富於國家思想的波蘭革命者。他們平時都埋頭於社會工作裏，對於孩子的教養很少注意到。作者幼年的時候，可以說是沒有人照料，自己長大的。她的家是在工人區裏，她的住宅，是工人區裏唯一的一座大房子。那時同她一起玩耍的，儘是些衣服襤褸的窮孩子，這些小兒的生活，在她幼稚的心靈上，烙了一個不滅的印記。

一九一四年，世界大戰起來的時候，她同祖母和姊妹們就住到鄉下去。

波蘭富於國家思想的小資產階級的革命份子，這時都大爲活躍起來。他們沒明白帝國主義人的本質。希望着戰爭可以幫助波蘭解放的。作者的父母，就是屬於這派的革命活動者。他們也被捲入到這大戰的漩渦裏，都徹頭徹尾的從事於社會活動去了，好幾年都沒有顧及到自己的孩子們。孩子們挨餓，受着戰時農村的一切的艱苦，同農人們一起過着窮困的生活。

作者在這時，同農人的孩子們一起參加田裏的工作，同他們一塊兒忍飢受餓，一塊兒去採野菜，在野火上烘蘑菇。

在這兒，在農村裏，她第一次接近了農民，理解了農民的生活，這些使她後來成了一個堅強的革命者，這些印象，根深蒂固的人到她的意識裏，使她後來的創作，走上現實主義的道路，使她的作品

成了真正人民的作品。

一九一七年底，作者的父母，把這在農村「長野了」的小姑娘，帶到城裏受教育去了。她入到克拉科的中學裏，過起正常的生活來。

一九一八年，產生了所謂「獨立波蘭國」，作者的父母，爲了它曾經奮鬥了多年的。他們希望着這波蘭國能把一切民族問題解決了的，想着正義，自由和民主，將同這新國家一起出現的。可是還獨立的波蘭一開始，這位十三四歲的小姑娘，就看出來社會上種種不是他們所預期的現象。她看到這兒在實質上同從前是一點也沒有改變的。爲着真理，爲着正義，爲着人民的自由與幸福奮鬥，這是她所決定的道路。

作者一入到大學裏，就捲入到風起雲湧的學生運動的狂瀾裏。一九二三年，參加了克拉科的工人運動。這時她一而在大學讀書，一面出席工人大會，作報告、演說，馬上就成了極有說服力的動人的演說家，成了人民喉舌了。

一九二七年，她在大學語言科畢業後，就當起教員來。幾年的光景，她跳了不少學校；因爲她的自由思想和參加工人運動，到處遭到學校當局的解聘。後來，在學校教書和在機關服務，完全成了不可能的了。她就到烟草工廠作工去，可是在這兒也同樣是碰釘子：廠家向她一嚷，就冷冷的說：「我們需要的是工人，而不是煽動家」。

她的第二個丈夫（第一個丈夫是一個革命的大學生席曼斯基，已故）——馬里安·包迦特柯，是一個進步的石匠，是克拉科工人運動領導者之一，他在這兒也無法立足了。他們夫婦倆就帶着女兒，被迫離開了克拉科，到華沙去了。

在這兒，作者在波蘭教員聯合會裏找到了一點工作。最初，她在這會裏出版的兒童雜誌方面作校對，後來作編輯。在那些個的黑暗局面下，工作意義的重要與條件的艱苦，是不待說的了。

現在她擔任編輯工作，同她過去教書時一樣，並不會放下革命活動。如果說她像一團火，那她的大燈只有比過去更熾烈罷了。當時她所領導的波蘭教師的罷教，就是一個例子。這是波蘭教師破天荒的創舉，罷教繼續了三個月。

這以後，她的生活更陷入絕境了，一切生存的道路都斷絕了。孟子說：「富貴不能淫，貧賤不能移，威武不能屈」，窮困的煎迫，艱苦的考驗，對她都不過是一砥礪，她只有更昂奮的向自己理想的路邁進而已。

她的緊張的革命工作，一直繼續到一九三九年秋天大戰爆發的時候。

大戰爆發了。平時只善於鎮壓人民的好像紙紮的波蘭政府，一遇到這戰爭的烈焰，就即刻火化了。作者在遍地烽火裏，踏着變成了焦土的城市和鄉村，步行了六百公里，到了蘇聯邊境，到了社會主義的國家。她覺得這是到了老家，到了真正的故鄉。她在這兒受到全體人民的盛大的歡迎，得到全體人民的骨肉之親的關懷，歡迎這位爲自由而戰的堅強的女戰士，關懷這位傑出的戰鬥的蘇聯女作家。在這兒，她被蘇聯人民舉爲參加蘇聯最高蘇維埃的代表，參加建設新生活的的工作。

從蘇德大戰爆發的第一天起，她就執筆從戎，投身於大戰的血火中，加入反法西斯侵略的武裝行列裏，擔任從軍記者以及軍中文化工作，出生入死，以至今日。

二

瓦希列夫斯卡是一個革命者，是一個爲自由、爲光明而鬥爭的勇猛堅強的戰士，而同時也是一個戰鬥的天才的政論家。寫作和她的革命活動是分不開的，也可以說，寫作對她是戰鬥的一種方式，一種手段。她看自己的作品，只是爲了達到更高尚目的的一種手段，是反抗惡勢力的一種工具。她在自

己的回憶說：「在勞動者爲了自己的解放而進行的鬥爭裏，藝術也是一種武器」。藝術對她，很重要的，是在活的形象裏，表現人民真實生活的有力工具。這是她對於文學的基本態度，也就是上述所說的，創作她的戰鬥生活的一部分。

在藝術上，她首先要追求的是真實。在大地在苦難中一書的後記裏，她說：「我沒有寫過一件不真實的事實，我的人物沒有一個不是從活生生的現實裏取出來的」。她的手法是真實、勇敢、鋒利、明快。她沒有怪誕的譬喻，華麗的形容語，矯揉造作的對比與浮光掠影的空論。她所寫的一切，都是嚴肅，莊重，質樸，大方。

她最注意尖銳而迫切的現實問題，她厭惡那些把文藝當作防空洞的逃避現實的作家。換一句話，她是不主張「文藝無用論」的。

魯迅先生說：「真的勇士，敢於直面慘淡的人生」。瓦希列夫斯卡是不怕這悲慘的人生的。在她的作品裏，處處寫到生活的悲慘，可是這兒却沒有悲觀的陰影，沒有消沉、絕望的色調，相反的，她的作品裏，處處充滿着豪邁、勇壯、剛毅、樂觀的精神。她愛人民，相信人民的力量，她的著作就是指引人們向光明前進的火炬，是鼓舞人們爲自由而戰的號召。她的現實主義，是革命前、樂觀的現實主義。

她開始寫作得很早，在中學讀書的時候，已經開始寫抒情詩。

後來同她的第二個丈夫從事工人運動的時候，有一次五一節來到了，她的丈夫對於五一節晚會的遊藝節目找材料，在書裏找來找去沒找到適當的材料。瓦希列夫斯卡就自己下手寫起來。在幾天之內，她對遊藝會寫了小說、集體的和個人朗誦詩、劇本等等。感應的來了一全套，當時得到觀眾的熱烈歡迎。這使她又想起自己的文學才能了。過了些時以後，也有一次深謀遠慮，就把自己所見的寫了

一個短篇小說登到華沙日報上。接着就寫了一些。過去她在舊貨市上，在大街小巷裏所得下層生活的悲慘印象，現在都來到她的筆下了。

等到作者曉得自己的這些作品，發生了一些作用的時候，她就不懶筆了。於是她就今天一篇關於公司僱傭僕役的速寫，明天來一篇關於磚瓦廠工人生活的素描。日積月累，從這些報告、速寫裏，後來就產生了她的第一部作品——日子的面貌，這兒反映了波蘭社會下層在飢寒綫上呻吟、掙扎、苦鬥的一面。是波蘭城市工人悲慘生活的記錄。費了幾許周折，這部著作才在一九三四年出版（一九三五年蘇聯俄文本出版）。

這部書出版以後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。作者在自己的回憶裏寫道：

「我得到一個革命工作者的一封信，那信上說，當他最艱苦的時候，我的書給他一種鬥爭的勇氣和新的力量。有好多人對我說，他們讀了日子的面貌，他們對於過去好多不明白，不知道的事情，現在都明白，都知道了。於是我了然在勞動者爲了自己的解放而進行的鬥爭裏，書籍也是一種武器。於是當生存在我面前提出新的問題，起了新的現象的時候，當我看見強暴和不公平的時候，我就寫起書來抗議，來把實際情形告訴人們，幫助他們來奮鬥。」

這些話同時也說明了作者創作的動機。

她在這兒寫社會生活的黑暗面，寫大多數人民的痛苦，可是她除了寫這些痛苦、窮困以及由窮困而來的生理上的退化和道德的沉淪以外，她能揭示，能表現出來被現社會所絕滅的這些人物的高尚、勇敢、自我犧牲、渴望自由的精神。因此作者從她的第一部著作出世起，就被尊爲與高爾基並列的大作家了。如果說高爾基是俄國革命的海燕，那末，瓦希列夫斯卡可以說是新波蘭的先驅者。

她的第二部著作是一九三五年出版的祖國（一九三六年蘇聯俄文本出版）。這是寫僱傭生活階

作者還在克拉科附近學校教書的時候，就認識了一個饑寒交迫、沉默寡言的老僱農。她看過他住的比主人的牛欄還不如的小棚，看了他的一切生活。她才知道這位可憐的老頭，從前曾經積極的反對過帝制，坐過獄……後來他爲了「獨立波蘭」而奮鬥過，以爲「自由的波蘭將沒有外來的侵略者」，「那兒將有真正公道的人民幸福的生活」。「獨立波蘭」來到了，而人民却只有幻滅，幻滅。真正祖國，在那兒人民是可以得到真正自由幸福的。這是她在這部書裏所得的結論。

她的第三部著作是一九三八年出版的大地在苦難中（蘇聯俄文譯本一九三九年出版）。這是她到華沙以後，在緊張忙迫的社會工作裏產生的。

在長篇祖國裏，讀者還可以看到飢寒交迫的僱農，在羨慕着尚能溫飽的「自由的小掌櫃」，而二十年間的「獨立波蘭政府」的存在，使這些尚能溫飽的「自由的小掌櫃」，也喪失了所有的一切，陷於一貧如洗的慘境。」森林——是地主的，水——是地主的，耕地、草原——是地主的，總之除了空氣以外，一切都是地主的……波蘭的農民，由破產而幾乎要到了絕種的境地。於是人們求生的野火到處燃起了。這是作者在大地苦難中所顯示給讀者的。

她的第四部長篇是一九四〇年在蘇聯出版的池沼上的火燭（第一卷）。這是在「獨立波蘭」崩潰的前夜完成的。這部手稿在蘇聯用波蘭文、白俄羅斯文、烏克蘭文、俄文以及蘇聯其他好多文字出版的。

這部書是寫波蘭的殖民政策，寫波列斯的烏克蘭人所受波蘭的雙重壓迫——民族的和階級的壓迫。這部書在藝術上都達到了更高的境地，這是作者在舊波蘭所寫的最後一部書。

作者到蘇聯以後，在沸騰的工作裏，依然繼續着寫作。她除了在真理報、消息報、紅星報及其他蘇聯報紙雜誌上寫論文、小品、短篇小說外，還寫了兩本兒童小說：楊柳樹和人行道及頂樓，寫了劇本巴爾杜什、戈洛瓦次基及續寫着池沼上的火燭第二卷，這本書將描寫東部波蘭的人民在新生後的生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戰爭期間，我更有機會看到這些婦女的轉機，在我所寫的這個電影劇本裏面，這位犧牲了的女英雄由力山德娜，戴麗曼，是一個主角，這兒改名為娥琳娜。在我描寫這些女英雄的時候，我不藉助於任何想像，差不多每一個人物，都是從真實生活中描繪出來的。」

作者取一個暫時被德軍佔領的烏克蘭的村莊做例子，來寫戰後婦孺老弱的英勇的苦鬥，來顯示蘇聯人民在空前艱苦的考驗裏所表現的團結、自信、堅決與英勇無比的愛國主義。

在藝術手腕上，作者在這部書裏，也達到了最高的境界。作者一開始就用戲劇性的描寫，抓住了讀者的緊張的注意。

嚴冬，在凍成石頭似的地面上，躺着一個青年。他的太陽穴上有一個小傷口，一隻腳掌凍得脫落了，骨頭外露着。母親在悲哀的沉默裏，站在死者跟前。她低語着：「好兒子……」作者在這兒寫母親探望陣亡的兒子的情形：

「她沒有哭。乾巴巴的眼睛望着，看着，感受着這一切。感受着兒子的黑鐵似的面孔。感受着太陽穴上的小孔，脫落的腳掌和那表現着臨死痛苦的唯一的現象，——那好像彎曲似的蠕蠕的插入到雪中的手指。」

「女人把被風吹來的，向後拂着的頭髮上的雪，輕輕的抖擻了一下。一縷頭髮，落在額頭上。她不敢去動它——那一縷頭髮，貼到傷口上，長到傷口上，被血粘到那兒。」

「自從她來到這兒的時候起，她每次都想把這一縷頭髮揭開去。可是她不敢揭它，不敢動它，好像這可以令死者發痛，可以刺傷他的傷痕似的。」

「好兒子」

「焦乾的嘴唇，被凍的低語着這唯一的一個字，彷彿他可以聽見似的。彷彿他可以離開那裏的

黑睫毛，用那親人的灰眼睛看一眼似的。

「那女人死死的發呆着，眼睛凝視着黑臉。她不覺着冷，覺不着兩膝的麻木。她望着。」

「烏鴉從山谷裏的一棵樹上飛起來。牠沉重的鼓着翅膀，兜了一個圈子，落到灌木叢下的一堆鹽稜上。歪着頭。凝視着。殷紅的血斑，浸透了被子彈打穿了的呢小褂。烏鴉凝然不動的呆了一會，彷彿在沉思似的。後來就用嘴啄起來。起了一陣翩翩聲。嚴寒把自己的事情作好了：一個月以前這兒所剩下的一切，都變成石頭了。」

「女人從凝然不動的麻木裏清醒過來。」

「『噢！』」

「烏鴉艱難的飛起來，又落到幾步遠的、蓋着雪的一具屍體上。」

「『噢！』」

「拾起一個雪團，向烏兒擲去。烏鴉跳了一下，就瀾洋洋的飛到樹上的原地方。那女人站起來，嘆了一口氣，又對兒子望了一眼，就由小路上去了。」

這兒所表現的嚴寒，太陽穴上的傷口；傷口粘的一縷頭髮，脫落的腳掌，外露的骨頭，啄屍的烏鴉……這是名雕刻家用刻刀在鋼板上刻出的一幅鋼刻。作者的崇高的思想，通過了明快的刀鋒，表現得非常蒼勁、凸出、真切、感人。作者在這兒顯示了文字巨匠的手腕。

x

x

x

烏克蘭……一個平平常常的村子。這樣的村子有千千萬萬呢。一個月以前，這兒充滿着一片昇平的氣象，處處騰起了悠揚的烏克蘭歌聲，清脆嘹亮的姑娘們的歡笑。人們相親相愛的工作着，過着自由的、幸福的、昇平盛世的生活。

德國人打來了，悠揚的歌聲消沉了，姑娘們的笑聲靜寂了。他們受着侮辱、毒打、迫害、搶奪、

：絞首架成了德國侵略者的政權的象徵。

村子空起來了，留在村裏的盡是婦孺老弱。少壯的男子都加入了紅軍和游擊隊，同敵人拼命去了。村子空起來了，可是德國人在這兒就好像處在被圍困的要塞裏似的。當地人民的沉默和充滿着憎惡與憤恨的眼光，使侵略者胆寒起來。甚至夜間守衛的兵士們，連自己的影子都怕起來。村子被佔領了可是並沒有把它征服。紅軍兵士們，從這些婦孺老弱口裏，收到必需的情報，得到一切的幫助。德國人用盡一切方法，想征服這村子，想使這村子同紅軍，同游擊隊，都斷絕一切的聯系。想在村子裏取給養。可是拷打、屠殺及一切慘絕人寰的方法，都達不到自己的目的。

在隆冬的一天裏，天上出了虹。迷信的德國兵士們都不安起來：這種奇怪的現象，有什麼意思呢？當地的衛戍司令——上尉顧爾泰，也不安起來。可是他想安慰自己。

「聽說虹是吉兆吧？」德國軍官對一個老太婆問道。

「是的，是的，聽說虹是吉兆……」她用奇怪的聲音答道。

德國人預感到他們這些暴行要得到報復的。當地居民的不屈不撓的意志，使德國人狂憤起來，採取了血淋淋的高壓政策。

敵人對待娥琳娜的殘酷，恐怕會像利刀似的，刺入到讀者心裏的。

那時明月如畫。月光把全世界都變成了一塊天青色的冰塊。費多霞就清清楚楚的看見：一個裸體女人，在從廣場的路上跑着。不，她不是跑的——她是向前欠着身子了，拼力的開着小步，蹣跚着。她的大肚子在月光下看得分外清楚。一個德國兵士，在她後邊跟着。他的步槍的刺刀尖，閃着亮晶晶的寒光。當那女人稍微一停的時候，槍刺就照她脊背上刺起來。兵士吆喝着，他的兩個同伴叫着，懷孕的女人，又拼着力氣向前走着，彎着身子，打算跑起來。向前跑五十碼——那兵士叫自己的犧牲者轉回頭來。向後跑五十碼——於是又照樣的，又照樣作起來。割下手們笑着，他們的野頭野腦的笑聲

，傳到屋裏來。」

娥琳娜跌下去又爬起來，爬起來又跌下去，走着，走着。她從那來的這股勁呢？恨敵人，愛祖國，這是她的力的來源，她知道：朋友們的千百隻眼睛，都隨着村裏的窗子望着她。她知道：敵人的企圖是要把她這至死不屈的精神摧毀的。

村中的婦孺老弱也都明白：

「這不是娥琳娜，這是全村在裸着身子，被兵士的笑聲迫着，在雪地上走着呢。這不是娥琳娜，這是全村的臉跌倒在雪地上，被槍托打着，艱難的爬起來。這不是從娥琳娜的腿上，往冰凍的雪上流着血，這是全村在德國人的鐵拳下，在德國人的鐵蹄下，在德國強盜的剝削下流血的。」

侵略者在這兒把一切殘暴的方法都用盡了。而「命運的本身，也給他送了一個絕妙的方法」——這被摧殘的女游擊隊員，生了一個兒子。兒子，她唯一的兒子呵。她幻想了一生，希望了一生，這唯一的兒子終於出世了。德國軍官就利用這一命運的本身給他送來的方法——想激起她的母愛，企圖用這孩子的生命，來換取她的口供，叫她供出「使全區恐怖」的這支游擊隊的所在。她的孩子躺到軍官面前的桌子上，那軍官審問着她：

「你聽着，你是母親呵。你有兒子了。你願意他活着、健康，願意叫他長大嗎？……你不憐念你自己，你憐念憐念你的孩子也好。你生了他，你無權再叫他死呢。」

「一句話」，只要一句話，就可以「把軍官的手槍口從兒子的小臉上拿開的」。可是她到底沒有說這「一句話」。德國軍官無視小孩子的脖子，當着她面，把她這唯一的兒子，用手槍打死了。

娥琳娜把她最愛的、希望了一生的獨子，獻到祖國的祭壇上。

她，這一個女游擊隊員娥琳娜，是蘇聯一位真實的女英雄，這是作者根據真正的事實創造出來的典型。是根據一九四一年十一月，莫斯科州烏瓦洛夫區的一位著名的女英雄、女游擊隊員亞山德娜

戴麗曼寫成的，她就是這樣被德國人虐殺的。

德國人企圖用鐵與血來征服蘇聯人的心，來把他們變成自己的恭順的奴隸，可是結果不但不能而且足適得其反：

「德國的兵士，用刺刀，用鐵拳，去教訓農民知道他是什麼東西。他不曉得，甚至連疑惑都沒覺感到他還教會了人們一件事——就是從前蘇維埃政權是什麼。在任何一個村子裏，只要德國的統治，用血與淚在那兒存在了一天的話，萬代千秋，在那兒都不會再有人對蘇維埃政權不滿、怠惰、冷淡了……生活的本身，用最可怕的教訓，教會了人們」。

這些婦孺老弱，在這慘痛的教訓裏，個個都抱着頭可斷，血可流，身可殺，家可毀，此志不可屈，祖國不能亡的決心。大家都一心一德，衆志成城，同敵人作有我無彼的鬥爭！

X

X

X

「村裏有三百家人，每家都有人去從軍的」。作者在第一章裏的這一句報道，照澈了全部的作品。這是一條血的紐帶，它把村子和紅軍牢牢的捆在一起了。村裏有三百家人，每家都有母親的。偉大的母愛，穿珠似的，把全部小說穿起來。由這偉大而深刻的母愛裏，產生了對敵人的極端的憎恨。每個母親都有兒子，兒子們都參加到紅軍部隊裏，而全體紅軍，都成了每個村子的骨肉之親的兒子們了。母親，大戰中的母親呵，世界文學寶庫裏，不知有多少這母親的典型呵，當一八五四年克里米大戰的時候，俄國詩人尼克拉梭夫寫道。

在世上我親見了一些

聖潔的，真誠的眼淚——

那就是可憐的慈母的眼淚呀！

她們忘不了死在血泊裏的自己的兒子，

那就好像

垂柳扶不起自己的折枝……

這是當時文學上有力的典型。可是虹的作者所寫的母親，却是沒有哭泣，沒有眼淚的。

當女游擊隊員娥琳娜被捕，押在敵棚裏的時候，母親瑪柳琪深夜打發自己的十來歲的孩子，偷着到敵棚，送麵包，德國人把他打死了，小女兒芝娜哭起來。可是母親對女孩子說：「你別哭吧，米什迦是同紅軍士兵一樣的死去了，你明白嗎？當他作正義事業的時候，德國的子彈把他打死了，你明白嗎？」

老太婆費多霞的兒子華西里，陣亡在村子附近的山谷裏，一個月了，德國人不准收屍。她天天挑水的時候，偷着去看他。她不哭，只「乾巴巴的眼睛」，呆呆的凝視着「變成烏木似的兒子的屍體」。隆冬的深夜，敵人把女游擊隊員娥琳娜的衣服剝光，用刺刀在大街上趕着的時候，費多霞隔着窗子望着，她「不哭，不叫。黑血在心裏凝結起來了」。……她硬着心腸，看着娥琳娜。「不，這兒是沒有憐憫的餘地呢」。

當敵人把一個女子馬麗亞扣留到司令部裏作人質的時候，這被扣留的女子，對另一個女子說：「不要緊，瑪柳琪，不要緊……把我的孩子帶到你家裏去吧」。被押的五個人質，從沉默的人羣前面走過去。馬麗亞突然轉回身來，對未被扣的村人用清楚的、有力的聲音喊道：「這不要緊的，你們堅持着吧，別屈服吧！別想念我們吧！你們堅持到底！」押送的德國兵，照她胸上給了一拳。她顫了一下，挺起胸來，高高的揚着頭走去了。

敵人把鄂斯普也扣留作人質了，馬上就要槍決了。他的女人一回到家裏，就作起活來。敵人是看不見她的眼淚的。她說：「可是我想道：你等着吧，你等着我哭吧，這你是等不着的，不！你這狗種，我在你面前決不哭的。將來總有時候，叫你哭呢，叫你流着血淚哭呢！可是鄉下的女人，這是剛強

的人呵，你對她們什麼辦法也沒有呢……」

德國人把女游擊隊員剝得精光，在隆冬的深夜裏趕至街上。當面把她期待一生的唯一的剛生的兒子殺死。當面把孩子的屍體投到冰河裏。最後，把她自己用槍刺穿死，投到冰河裏。可是他始終沒流過一滴眼淚。

兒子死在敵人的手裏，這在慈母的心裏燃起了復仇的憤火，這憤火比一切眼淚，比一切悲哀都強烈得多，在這兒，一個個人的悲哀與苦痛，都融成了對敵人的憎恨與報復。這復仇的烈焰，燒乾了慈母的眼淚。老太婆費多波說：「這兒是沒有憐憫的」，憐憫在這似海的深仇裏也溶解了。

作者拿虹作為這部傑作的象徵，「虹是一種吉兆」，這是勝利的象徵，是勝利的預兆。好像鮮花瓣似的溫潤、柔和、純淨而燦爛的虹光，照耀着這部作品，照耀着這作品人物的勝利的信念。侵略者的兇殘，被侵略者的慘痛與戰勝侵略者的信心，這是作者在這兒所要顯示的。「這是戰爭呵。鐵、血、襲擊到村子上去了。可是這兒的一切人，都充滿着堅決的信心，這信心在最可怕，在最慘痛的日子裏，支持了這村子。相信自己的軍隊會來的，相信最後的勝利是他們的」。

留在村中的婦孺老弱，每分鐘都相信着紅軍是要勝利的，每分鐘都切盼着紅軍的來臨。當村子的上空出現了帶着紅星的飛機的時候，一月來好像死絕了種似的村子，突然間沸騰起來了：

「我們的，我們的！——他們歡天喜地的叫着。……到處都是人山人海。屋前是跪着的女人們馬路上孩子們好像大羣麻雀似的在亂跳着，老頭子們向空中飛翔的鐵鳥揮着手。」

被押的五個人質，三天的期限一過，就要槍決了，可是他們却說：

「力量是在堅持到底，決不讓步。力量是在該不作聲的時候就不作聲。叫敵人從你嘴裏連一個字也掏不出來。最主要的是要曉得，結果他們從這兒連一個活命也逃不出去的。」